

# 论 T. S. 艾略特的文化自然发展观

朱 望

(汕头大学 文学院外语系, 广东 汕头 515063)

**摘要:**T. S. 艾略特文化思想的第一要素就是非理性建构的文化自然发展观和超时空的大文化观。历时性的前者重历史, 保传统, 主张文化无为而治, 自然进化; 共时性的后者指“统一文化”与“地方文化”的辩证结合。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他保守主义性质的文化渐进主义, 尤其展现在他的文学发展史观、美学观和诗歌创作实践之中。

**关键词:**保守主义; 非理性建构主义; 文化渐进主义; “统一文化”; “多样文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0)06-0133-05

T. S. 艾略特(1888 - 1965 年)是英美世界最重要的诗人兼文论家之一,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因此, 中国的英美文学评论家多分析他的文学理论或诗歌文本。笔者认为, 艾略特的文学理论和诗歌实践固然是他文学最繁茂的成果, 然而他独特深邃的文化保守主义才是其创作的思想根源, 而这一文化哲学观却被忽略。艾略特的文化保守主义有多个方面, 其中非理性主义建构的文化自然发展观和超时空的大文化观是核心。历时性的前者重历史, 保传统, 主张文化无为而治, 自然进化; 共时性的后者指“统一文化”与“地方文化”的辩证结合。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艾略特的文化观, 尤其展现在他的文学发展史观、美学观和诗歌创作实践之中。在研究艾略特文论和诗歌的基础上, 笔者着重对他的文化发展观进行综合分析, 阐释他保守主义性质的非理性建构文化渐进主义。

## 一、非理性建构的文化自然发展观

非理性建构主义贯穿于反对激进乌托邦主义, 主张非暴力渐进主义、保守传统与秩序这一系列保守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中。

英国政治哲学家柏克(Edmund Burke, 1729 - 1797 年)反对法国革命, 维护贵族政治的主要理论依据就是传统主义:“当古老的生活见解和规则被取消时, 那种损失是无法加以估量的。从那个时刻起, 我们就没有指南来驾驭我们了, 我们也不可能明确知道我们在驶向哪一个港口……我们都要坚持我们那古老的、已经确立的信条, 即永远也不要完全地、突然地脱离我们的古代传统。”<sup>[1]104,133</sup>

战后声名鹊起的欧美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Friedrich A. V. Hayek, 1899 - 1992 年)从哲学认识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发展, 在其代表作《自由秩序原理》(1960 年)中提出了“自生自发秩序 spontaneous order)”这一“非理性建构主义(antirationalistic theory)”的基本理论范畴。哈耶克认为, 人们对社会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两种相反的认识:一是认为文明的发生发展是“自生自发”的, 这是哈耶克赞成的非理性历史建构主义, 即文明的发展是一种“有机的”“缓慢的”“个人有意无意”的“自然进化”过程, 是无人设计或干涉的, 无为而治的“数百代人行动的产物”<sup>[2]21</sup>。“自生自发秩序”是一个民族国家自然进化的过程

收稿日期:2009 - 05 - 27

作者简介:朱望(1956 - ), 女, 山西永济人, 广东汕头大学文学院外语系教授, 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

和结果:王绝圣弃智,不干涉,不扰民,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民绝巧弃利,不争不乱,自然而然生存于各自的私人空间。公共生活和民间生活既各行其道又和谐平衡,这是合乎自然之道的社会发展观。另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历史和文明是可以人为设计、指导和控制的,称“理性建构主义”,这是哈耶克所不齿的:“那种认为人已经拥有了一种构设文明的心智,从而应当按其设计创造文明的整个观念,基本上是一种谬论……那种认为人经由审慎思考而建构起了文明观念,乃源出于一种荒谬的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sup>[2]21</sup>哈耶克批判的是自恃聪明,自逞万能,违反自然之道的人类中心主义。理性建构主义就是过度设计、干预和控制。当人多伎巧,民多利器时,反而因过多的人为干预导致社会秩序紊乱;同时,过度建构意味着改弦更张,改天换地,频繁的社会改革将破坏社会生活的“自生自发秩序”,致使传统丢失,历史断裂,建构变成破坏,使意图适得其反。哈耶克认为,诸多乌托邦式的建构方案(utopian constructions)是毫无价值的。哈耶克的反理性建构主义与柏克古典保守主义一脉相承<sup>①</sup>,批判人们“随心所欲地摧毁他们社会整个的原来的结构,从而割断传统、损坏遗产……由于经常大量地和多方地任凭心血来潮的异想天开和赶浪潮而毫无原则地轻易改变国家,整个国家的链锁和延续性就遭到了破坏。一个世代就不能与另一个世代相衔接了”<sup>[1]127</sup>。

保守主义重传统,慎改革,反人为设计与外力干涉,忌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令自然与人类安其道,官民自正,万物自化。古典保守主义的传统文化观和社会渐进发展观说到底就是认定自然进化的、非理性建构的文化渐进主义。正是其谨慎持重的社会自然发展观和浓厚的传统文化意识使保守主义区别于自由主义。笔者认为,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理解了艾略特的保守主义文化发展观。

## 二、艾略特的非理性建构文化观

艾略特在一系列文论(《传统与个人才能》、《什么是基督教社会》、《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等)探讨了关于文化的形成、发展、个体文学家与文化传统的关系、文化与其他领域的关系、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等问题,表露了他的文化自然发展观和超越时空的大文化观。

### (一)非理性建构的文化发展观

首先,艾略特特别强调文化是自在自持、天然化成的传统,而不是设计和干预的结果,正如“你不能制造出一棵树来”。他在诗歌《燃烧的诺顿》中引用

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话说:“尽管‘逻各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普遍的法则,但多数人似乎却按照他们自己独特的法则生活。”<sup>[3]45</sup>他以诗论道:“倘若你到这里来,无论走哪条路,从哪里启程,不论在什么季节或什么时辰,往往都一样:你得摆脱理性和观念”,“只有在目的实现时(如果能实现的话)/你的目的才显露。你不是来无目的/就是你的目的超过了你预期的终点,而且在实现的过程中已经改变。”<sup>[3]90-91</sup>逻各斯、理性和观念或目的都是建构世界和人生的理性设计。然而,文化进化的过程和作为结果的文化都具有理性不及的性质,即社会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的演进终归是非理性建构的。所以,艾略特“所能得出的结论之一是承认文化的这些条件对于人类来说是自然的”,“文化并不是我们能够可以寻求到的东西。文化是或多或少地趋于合谐的各种活动所产生的结果”<sup>[4]202,90</sup>。艾略特反感人为的干预和设计,哪怕出于好心善意或“有人所乐于接受的社会目的”,要坚决同“文化设计师”“理智上的错误和感情上的偏执作斗争”,因为那些“世界蓝图的规划者……同那些施行强暴的方法的人一样,也会构成对文化的严重威胁”<sup>[4]138</sup>。艾略特的文化自然发展观表明,在社会变迁中,强作妄为,改天换地式的激进改革不可取,文化渐进主义安妥可行:“我们是在意识不到或预见不到其后果的情况下而进行着一点一滴的改良”,“我一直坚持,我们不能直接地创造或改进文化……唯一需要避免的是某种普遍化的计划。”<sup>[4]142,190</sup>诗人艾略特用诗意的语言表达了他所珍视的天荒地老的传统生活,在诗歌中描绘了他的英国出生地东库克那里小国寡民的自然生活原生态:

“在他们的舞蹈中/遵守着时间,保持着节奏/就象他们生活在活生生的季节中/季节和星座的时间/挤牛奶的时间和收庄稼的时间/男人和女人求爱的时间/动物交配的时间。脚提起又落下。/吃吃喝喝,粪堆和死亡。”

他为自己回归自然而欣喜,为生命之自然安顿而释然:“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sup>[5]194</sup>

艾略特重历史,保传统,主张文化无为而治,自然进化,可称为文化的自然进化论者。艾略特直觉的文化渐进主义不就是哈耶克后来所作的非理性历史建构主义的理论总结吗?艾略特关于文化是“或多或少地趋于合谐的各种活动所产生的结果”正是哈耶克所认为的无为而治的“数百代人行动的产物”;艾略特眼中的自然文化传统正是哈耶克所称道

<sup>①</sup>哈耶克不赞同保守主义的贵族政治及其他的没落思想,因而说自己“不是保守主义者”。但他自称为“柏克的思想 and 学说的追随者”,因为他坚持古典保守主义中的文化自然发展观和强调对传统的保守,所以他独特的自由主义观又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自由主义”或“保守自由主义”。

的自生自发秩序,一个有机的、缓慢的、个人有意无意的自然进化过程。笔者认为,艾略特赞成传统主义和文化渐进主义,反对理性建构主义、社会发展目的论(teleology)和改天换地的社会发展观这一套激进的思想体系,他正反两方面的观点构成了他的文化保守主义第一个层面。

## (二)非理性建构的文学史观和美学观

作为诗人兼文论家,艾略特的文化保守主义直接贯穿于文学,见诸于他的文学发展史观和美学观中,“T. S. 艾略特把这种渐进主义,这份严肃和从容,运用到了文学艺术中”<sup>[6]15</sup>。

首先,他对文学发展史的看法完全基于非理性建构的文化自然进化论:“一份共同的遗产和一项共同的事业把艺术家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联合在一起。必须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联合是不自觉的。我相信,任何时代的真正艺术家之间有一种不自觉的共同性。”<sup>[7]65</sup> 每一个时代的个体文化人都不自觉地向整体文化借鉴和作出贡献,这种“不自觉的共同性”形成连续性,其结果就是传统的积累和传承,“只有在历史的回顾中才能显示出来”<sup>[7]257</sup>。因而,文化是动态的传统,传统是活着的文化,这就是文学的自然进化状态。他进而分析文学天然自成的自由倾向:“诗歌的集中并不是有意识地或经过深思熟虑而进行的……它只是消极地伴随着化合的行动。”<sup>[7]11</sup> 不经过“深思熟虑”指人们不可能人为设计、制定导向或组织文学创作活动并由此影响文学发展,因为文学传统是由无数文学家自由意志的代代相传所共同构筑。“消极地伴随着化合”便是文学自圆其说,自成一体,继而化成天下的传统。所以,文学发展作为文化积淀的一部分,依然是非理性主义建构行为,文学传统就是一种自然进化的自生自发秩序。

其次,对于文学传统中的文学家,其人如沧海一粟,其文学创作行为是“分散的和不完全的”无为而治。艾略特尤其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探讨了个体文学家与文化传统的关系。艾略特是这样评论文学家个人才能的:“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的,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文学家个人的才能和重要性要在与“已故的人们当中来进行对照和比较”才能见出,个人的才能只有融于传统才有价值,“单个的作家要放在这种延续性中、放在这个总的环境中来加以考虑和研究。”同时,个体文学家要有“历史意识”,他才能“最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他自己的当代价值”<sup>[7]3</sup>。一方面,文学家与文学传统不可分割,脱离传统的个人才能将是无源之水;只有汇入源远流长的传统之中,无为而治的个人方能显出英雄本色。另一方面,分散的文学家无意地贡献了其个体的文学成就,

共同构筑了文学传统。个体文学家与文学传统之间形成了如此自然传承的关系,这是艾略特对传统与个人才能得出的结论。

在文学理论中,艾略特关于“非个性化”理论是一种非理性建构的无为而治美学观。艾略特直言:“由于人文主义是一般的文化……它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少于它和常识之间的关系。”<sup>[7]204</sup> “理论”与“常识”之分就是理性建构与自然天成之别,前者突兀,主观意图弄巧成拙;后者淡化,融自我于天地之间,万物有成理而不可说,达非个性化之无人境界,可谓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因此,艾略特强调,文学非刻意设计,应淡化创作目的、意图和主题,“不需要意识到这些目的,而且它愈是不关心这些目的,就愈能更好地发挥它的功能”<sup>[7]66</sup>;“我想说莎士比亚没有任何一个剧本有它的‘用意’……一切伟大的诗歌都给人以错觉,以为它有一种人生观”;“我不相信严格意义的信仰会进入一位伟大诗人作为纯粹的诗人的创作活动中”<sup>[7]161,165</sup>。艾略特这里的“理论”、“用意”、“人生观”和“信仰”等理论术语指涉文学创作中的主题先行,文学为意识形态服务,他批判这种刻意设计和规划优先的理性建构主义。他主张文学创作要率性而为,自然而然,如“诗人制作诗歌,形而上学家制作形而上学,蜜蜂制作蜂蜜,蜘蛛分泌线状物体,你很难说这些制作者当中任何人相信或不相信:他只管制作”<sup>[7]165</sup>;作品流露真性情,天然去雕饰,“消灭个性”,“脱离感情”,“运用普通的感情”表达诗意,除却浪漫主义的洋溢激情。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讲究深藏若虚,潇洒自如,保守之中见柔韧力量,退隐之余显真知灼见,这是一种机智高妙的创作策略。读者读书不应先入为主,而是“突然把作品展示在他们面前……只需要朗读给他们听,便可产生直接的效果”<sup>[7]75</sup>。读书品书要除却功利目的,保持沉静之心;应取直觉致思之道,领略灵性体悟之美。毋庸置疑,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是他文化保守主义的一种文学表达。

从文学发展史观、文学创作动机、文学创作实践到读者鉴赏,艾略特主张无为而治,大智若愚,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是文化和文学的高境界。他这一美学观源于他文化自然进化论,不懂艾略特这一保守主义文化观,我们便难以理解他为何“自恐冰容不入时”。“当我写下一首叫《荒原》的诗之后,一些赞赏的批评家说我表达了‘一代人的幻灭’,这是一派胡言。我也许替他们表达了他们的幻灭,而这原不是我意图的一部分”;“一个艺术家的进步意味着继续不断的自我牺牲,继续不断的个性消灭”<sup>[7]5</sup>。艾略特意欲实践自己的诗学理论,消灭突兀的主题意识。这一自我牺牲和个性消灭以退为进,结果静水流深,反使其诗歌向历史和未来开放,因此成为千古之作。

### 三、超时空的大文化观

艾略特的超越时空的大文化观是“统一文化”与“多样文化”的辩证结合,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有机联系。艾略特身跨欧美两陆,学问古今贯通,在时空意义上“过着双重和四重的生活”<sup>[6]88</sup>,他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博大精深,对文化的阐述笔意纵横。他认为,文化既纵深深地植根于本土民族文化传统之中,又横向地拓展到更广大的文化体系之中。在他的“关于文化定义的札记”等一系列文论中,艾略特始终在探讨这种“统一文化”和“多样文化”的辩证关系,以求证他超越时空的大文化观:“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得以繁荣,则这个民族既不能过于统一,又不能过于分裂……统一和分化的过分或不足都是危险的。”<sup>[4]125</sup>

#### (一)“统一文化”与“多样文化”

艾略特把“统一文化”也称为“世界文化”或“发达文化”;把“多样文化”称为“地方主义”、“地方性忠诚”或“卫星文化”。他认为,“统一文化”和“多样文化”总是相对存在相互依托的。他以英格兰文化为例探讨了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定传统是一个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文化积淀,文化传统构成了民族识别体系中无形而又无所不在的精神底蕴,“生动可亲,历史悠久,广为流传,深入人心……它交织着共同的民族情感和厚重感的过去”<sup>[8]190</sup>。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文化既是独特的本土文化,同时又构成英国文化的总体。偏废任何一方都会导致两败俱伤,“如果英伦三岛上的其他文化完全被英格兰文化所取代,那么英格兰文化自身也就会消失”;“相反,如果英格兰文化持续不断地受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影响,英格兰文化就会有利的多”。另一方面,“如果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把自己完全与英格兰割裂开来,那就是将它们与欧洲以至世界完全割裂开来”<sup>[4]131,133</sup>。多样性的地方文化对于统一的“世界文化”体系是不可或缺的根源和血脉,当“多样性”地方文化纳入“统一文化”之中时,民族文化就成为世界文化的活生生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英国文化一方面根系威尔士、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地方文化,另一方面成为欧洲文化的一部分,这个欧洲文化体系进一步与其他文化构成世界文化之大观:“英国的各部分必须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某种共同的文化,尽管这种共同文化能实际地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地方文化,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追求一种共同的世界文化,而又不削弱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特殊性。”<sup>[4]139</sup>在艾略特眼中,文化的繁荣意味着繁星般的“卫星文化”形成超越空间的文化体系,欣欣向荣,交相辉映,“因为一种文化要得以繁荣,这种文化就应该由各种文化组成并呈星座分布,这样各个文化组成部分就会彼此互利,也有利于整体”<sup>[4]134</sup>。但同时,艾略特与“那些鼓吹各种世界

联邦或世界政府理论的人”保持着距离,对“世界文化”的文化全球一体化倾向保持着警醒:“一种完全同一(uniform)的世界文化根本就不是文化。否则,我们会使人类非人类化,这将非常可怕。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完全抛弃世界文化的观念。”<sup>[4]138</sup>在西方文化的框架中,艾略特既要保守本土文化,又要打破狭隘的地方主义;既要反对文化同化,又要拓宽文化视野,包容整个西方文化甚至世界文化体系,其立意高远,用心良苦。他的文化观是超越时空的,难怪他说“我们提不出‘这一传统’或‘某一传统’……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概念”<sup>[7]2</sup>。而他自己就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文学家典范,其成就被视为“高于只在美国生活的美国文学家的成就,也高于只在英国生活的英国文学家的成就”<sup>[9]98</sup>。

#### (二)英国文学与世界文学

基于开放的文化观,艾略特发展了他广义的文学观,“我把文学、把世界文学、把欧洲文学、把国别文学看作不是个人作品的集合,而是有机的整体,是体系”<sup>[7]65</sup>。他的文学观因而有了深远的历史意识和宏观文化的意义。“这种历史意识迫使一个人写作时不仅对他自己一代了若指掌,而且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有了这种历史意识,一个作家便成为传统的了”。同时,艾略特的历史文化观是超越时间的,“这种历史意识包括一种感觉,即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看,文学家“不仅生活在此时此地,而且还生活在过去的这一时刻”<sup>[7]2</sup>,这是一个眼光深邃的文化文学观,前瞻后顾文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集传统与现实为一体。

在文学创作中,艾略特是自己文学理论的实践者,他本人就是这样具有大时空文化观的诗人,其诗作纵古今历史,跨东西文化,合文史哲之沉思,成人文关怀与情愫之表达。代表作《荒原》就是一个典型的多元文化载体,在全诗434行中,艾略特使用了5种语体:文学语言、口语、方言、古文和外语;外语有7种: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希腊语、拉丁文和梵语;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该作品中丰富到繁难地步的一百多个典故,艾略特引用了35位古今和海内外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56部作品,包括文学、宗教、神话、人类学等。《荒原》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成分充分展示了艾略特博古通今的大文化观和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才智学识,该作品使他成为20世纪公认的文学大师。

作为诗人的艾略特也用诗意的语言表达了他超越时空的自然历史文化观。在《小吉丁》中,他写道:玫瑰飘香和紫杉扶疏的时令

经历的时间一样长短。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不能从时间中得到拯救,因为历史是无始无终的瞬间的一种模式,所以当在一个冬天下午天色渐渐暗淡的时候,在一座僻静的教堂里历史就是现在和英格兰<sup>[10]136</sup>

花飘香,叶扶疏,天色暗淡在隆冬,四季变化但时光永恒,一派桃花依旧笑东风的无限时间感。寥寥数词,艾略特如此交代了英国民族在万古时间长河中的悠久历史。玫瑰、紫杉、教堂和英格兰蕴涵着“共同民族情感”的点点滴滴,无论巨细,都是构成和丰满英国民族文化这个空间实体“生动可亲,历史悠久,广为流传,深入人心”的实物,交织了“历史厚重感的过去”和具有现实意义的此时此刻。此诗抚今追昔,集宏观文明与微观生活为一体,使历史与现实一脉相承,它是艾略特超越时空的大文化观的诗意表达。

#### 四、结语

艾略特上下求索传统,全面保守文化。他的文化自然发展观和超越时空的大文化观蕴涵着非理性建构的传统主义和文化渐进主义,表现了他的历史眼光和文化视野,这构成了他深刻的文化保守主义观。理性建构主义和激进主义锐意进取,以逻各斯为中心,作宏大叙事,张扬阳刚之力,赫然居庙堂之高。反之,保守主义闲云野鹤般散淡自如,若水般与世无争但无处不在,隐含阴柔韧劲,退居山林之远。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哲学思维与行为模式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文化阴阳和谐的两面,于中于西,皆为此

道。艾略特表现的正是保守主义这“无用之用”,以“无”胜“有”的隐忍坚守的力量,“我并不忽视消极的和障碍的力量能起的巨大作用”<sup>[7]234</sup>,这是艾略特保守文化发展观的积极意义。

#### 参考文献:

- [1] E. 柏克. 法国革命论[M]. 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2] F. V. 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M]. 邓正来,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7.
- [3] T. S. 艾略特. T. S. 艾略特诗选[M]. 查良铮,赵毅衡,张子清,译.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
- [4] T. S. 艾略特. 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基督教与文化[M]. 杨民生,陈常锦,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 [5] T. S. 艾略特. 四个四重奏[M]. 裘小龙,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
- [6] SIGG ERIC. Eliot as a product of America. [M]//DAVID MOOD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 S. Eliot.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0.
- [7] T. S. 艾略特. 艾略特文学论文集[C]. 李赋宁,译. 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
- [8] WINTLE MICHAEL.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Europe-Perspectives on Europe series[M]. England: Avebury,1996.
- [9] UNGER, LEONARD. T. S. Eliot-moments of patterns[M]. Minneapolis: UP of Minnesota,1966.
- [10] T. S. 艾略特. 情歌、荒原、四重奏[M]. 汤永宽,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 On T. S. Eliot's Cultural Gradualism Based on His Conservatism

ZHU W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515063, P. R. China)

**Abstract:** In his poetry and essays, T. S. Eliot demonstrates his cultural conservatism whose first element is anti-rationalistic cultural gradualism and a broad view of “timeless” and “spaceless” culture. The former stresses history and cultural tradition in their “laissez-faire” organic growth; the latter emphasizes balance between “unity and diversity” of culture in the overall cultural system and “regional” or “local” “satellite cultures”. The two aspects form the essence of Eliot's conservative view of culture as seen i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his aesthetic principles and poetry writing.

**Key words:** conservatism; antirationalism; cultural gradualism; “unity and diversity” of culture

(责任编辑 胡志平)